

<<記憶的歸途>>

寫作動機

2011年，雲門舞集以流浪者計畫，獎助我前往印尼從事八個月之久的創作與旅行，於是匆忙辭去工作，準備身心。決定什麼該帶走，什麼該留下的時候，茫然了，這時我才從前一趟八個月的南美洲旅行歸來不過一年多。

何以又再次上路？

這令我了解到，自己過去幾年真正所投入的並不是旅行，所謂將自己棄置在另一國度，持續的變動或離開，或與那些言語不甚相通的人建立脆弱而短暫的關係，並面對純粹因身在異國而棘手的突發狀況。都不過是生活之魑魍，而那些真正關於生活的命題，才是永遠難直接觸碰的。我希望透過寫作爬梳過往生活中，將我帶往此次南美洲旅行的種種線索，並於此宛如個人生活的考古中，重新觀照這些線索所牽繫的生活。

而當之後的兩年，我回到職場中闖蕩，經歷了其他的商務旅行與流浪者計畫，南美之行受後至記憶的匯聚或排擠，相互的比對或擬仿，而稍稍脫離了原本的位置與相態，如同夜間大陸板塊漂移，或是失眠時修改日記，發生的又是如此安靜而莫名。記憶卻會找到它的歸途，歸返直至它可以被適切理解的狀態。如同面對生活的立場，旅行的記憶也不總是那樣堅實。

於是透過寫作令向歸途而去的南美旅行，及穿梭不同生活階段的考古旅行，成為追蹤記憶歸返的軌跡、後設地觀察記憶的歸途的方式。寫作在此不只展現它的遲時記敘面，還有之於個人生活的同時與參與。

把這趟旅程寫下來是現階段生活與創作的必要。而只要旅行繼續，生活繼續，寫作便該繼續。

作品綱要

壹、互今的迷行

時光的歸返：旅行自充滿歷史印記的北方，直達歷史記載闕如的極南之境，從快速的行旅至緩慢推移，旅行回歸了對時間本然的關照。

一

緊湊的數十日內，我從哥倫比亞的加勒比海岸，向南旅行至智利北部的沙

漠，沿途所經如疾風掀過的輕質景片。作為歷史則從十一世紀的泰隆納文明(Tyrona)堆疊至十五世紀的印加帝國，以及前一個世紀七十年代的軍事政變，崩解為反政府游擊隊的武裝衝突。我輕輕穿身所聽聞的這些龐大故事，但真正令人流連的，卻總在路途上細微而片刻處。

二

來到智利南方沿海的奇洛埃群島(Chiloe)，一時人稀。每夜我睡在僅僅一只遮雨棚下，讀著過往達爾文搭乘小獵犬號考察此地的日記，以及島民集結傳統神怪故事沿街兜售的小冊子，現地進入了一個多雨寒冷、森林濃密得無法穿行、鬼神凌駕人的世界。沿岸四散的島嶼個別輪廓曲折，而內陸尚有許多幽暗的湖泊遍佈，當無預期的密雲快雨襲來，水岸邊揚起一陣鹽霧與水氣，往往讓人分不清楚是陸地環抱水域，或是水溼漫大地。

三

進入巴塔哥尼亞地區(Patagonia)後，已完全將人煙拋至身後。此廣袤地唯一砂石路上漫長而單調的前進，消耗了許多雜亂思緒，才讓我看清楚成長路上的同伴，如何一一踏上生活中穩健的道路，唯獨自己一再上路出發，卻似依然迷惘。

四

終抵世界的最南端—火地島(Tierra del Fuego)。我忽然明白謂其「世界的盡頭」，不只為其極南，更可以理解為，冰河時期人類自亞洲跨過結凍的白令海峽來到北美洲，後穿過中美地狹抵達南美之極南，此一偉大旅程的地理盡頭。此趟耗時數千至上萬年的旅程，沿途曾有許多先人留下並在北方落地生根，往後開創極高的文明，惟 Selk' nam 人一支，執迷欲走到底，卻於距今四十年前完全滅絕之時，仍過著我輩學者紀錄中最为初始的生活狀態。

貳、不見山巔

動機的歸返：幾次獨立於旅行外的登山行程，一次次反身的經驗，得以含射整個旅程的初衷。而在從事長篇寫作的當下，逐字的推進也如同每次跨步，同樣要人經驗數度退敗與超越。

一

從最初認識到自己僅為離家而缺乏明確動機的旅行，度過混沌的日子，也曾急欲創造旅程中的高潮，再轉而受印加向火山獻祭活人的儀式所吸引，我攀登上祕魯的米斯蒂火山(El Misti)，其海拔 5,800 公尺的火山口。強烈的高山症狀，令細微的感官如同夜間的雪片飄落分明，我歷經了一次獻祭者心靈狀態的考古挖掘。

二

半年後，難忘冰攀過程身心極度的負荷，我重回安地斯山脈挑戰數座山峰。一度我再次攀爬超越密斯蒂的高度，期間經歷體力、意志的瓶頸，及至旅行文件遭竊等旅程本身的挫折，也親見不同登山者的丰采，我明白了緊繃的登山過程即是漫長旅途自身的縮影，具備了同樣的出發、抵達與回返，來回路程抵銷的徒勞與超越自身經驗的辯證過程，又如旅程向太虛的投影。

參、模糊的風景

旅程的結束與起始：我常想像自己獨自離家在異地的生活，當躍入想像之後，卻發現其中的一切風景都不再看得清楚。

一

在人稱「世界的盡頭」的地理極南境，我遇見人群紛至沓來，部分自此開啟冒險的旅程，部分尋求於此結束流浪，並盼能重新開始定居生活。然而在此風光明媚的小鎮烏抒懷亞(Ushuaia)，缺少了任何盡頭帶來的一種荒涼，與縱切南美旅行嘎然而止的悵然，信步至海峽邊僻靜的墓園，我想起過去幾年因暫居東京工作，因孤獨漫走而偶然開始的一連串墓地旅行，盡頭的意義於此一時變得更加抽象了一些。

二

沿著大西洋岸北上，我不斷抵銷深入巴塔哥尼亞的來時路，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以及闊別已久的都市生活。盤算著找尋一適切之處暫時安居的同時，或因逃離，或因遭驅遣，已然漂流過城市各處角落，最後成為都市裡的遊牧者。

三

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重新踏上旅程後，我曾再次折回這個暫居過的城市，為了一聽老台僑一家自高雄鹽埕出走的移民故事。一日午後的談笑中，30年悲欣交集的往事匆匆走過，兩地間鄉愁的流動，社會局勢的消長，依然輕易揮霍了時代感。我兀自耽思這些故事來臨的年代，父親往往在離家出差，其漫長的日子結束之後，攜回的許多異國紀念品與氣味，具體化了幼時心中那些漂浮的地理名詞。我與父親的關係，也因為成長時光父親不時的缺席，從陌生開始轉變，直到父親送我至機場，寬容我一再踏上自己的旅程。

肆、漫遊者

歸返於旅人：如大病初癒的人、如孩童、或如 dandy，我在與不同旅人的短暫交會中，彷彿看見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所以為現代生活的藝術家。

一

在旅行之初，我了解到，在經過一些人生階段後，過往旅行中習於的身心狀態，之於當下的自己似已不合時宜，我的身心仍留在台北徘徊，僅能當下重新學習如何旅行。偶然與一位年紀更輕的以色列裔加拿大青年同行，父母離異與各別移居，鬆綁了他的歸屬。說著自身的故事，他帶領我對於旅行來到更大的視野。

二

習慣旅行的狀態後，日子便開始過得不著痕跡。南美洲之大，卻能讓我在二地與初識的旅人再度巧遇。這位擁有伊朗與丹麥國籍、前曼谷職業足球選手，來到南美洲欲建立自己的攝影與音樂製作事業，以實業家的意志經營自己的旅行。

三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當旅人總急於抵達與離開，一位美軍退役的長輩與我聊起了如何計畫在南美大陸尋找晚年定居之地。我看到關於選擇如何應當明確，卻同時又侷限的矛盾。

伍、荒漠裡的花

歸返啟程之前：在極度貧脊的沙漠中，無論是乍現的螢色星雲、獨特的美人樹，甚或未曾親炙沙漠中的花，種種印象，都將我帶回啟程前一段生活狀態的記憶中。

一

從最北方抵達狹長智利的頂端，一連經過了幾個擁有寧靜開闊沙灘的小城，再往海岸內，而逐漸接近安地斯山麓的中段時，同時也逐漸接近地表最為乾燥的區域之一—阿塔加馬(Atacama)沙漠。夜裡仰望天際，自南半球的這個緯度向天幕之後透視而去，正對著我們所在銀河中心，銀河系蔭下的大、小麥哲倫星系，如同兩朵夜空裡螢色的花，闌靜地映照著冷光。

二

因為純美的天色，沙漠中的安地斯稜線上，羅列了來自世界各地興建的巨大天文望遠鏡。我申請了一只許可，得以前去探訪托洛洛山(Cerro Tololo)的大望遠鏡天文台。僱請的計程車司機得以一同參訪，望著這繁複而冷僻的知識建築似不時墜入自己的想像世界，而我則一時回返了青少年時代的舊夢。

三

半年之後，我來到阿根廷西北角，與智利北部及玻利維亞接鄰的地帶，這恰好是阿塔加馬沙漠的另外一端，地貌上也與智利境內的表現大異其趣。在前往玻利維亞必經的通路上，此地多了些印加傳統的風情，彩色的山脈與純白的鹽沼也為沙漠增添了丰采。偶然行經佈滿美人樹林的山坡，當樹葉落盡，滿山的美人花正綻放，我猛然想起臨別前，與友人也曾目睹家門外相同的花開時刻。

雖曾經從兩個方向趨近這片荒蕪之地，卻從來無法真正置身其中心，我依然覺得關於這片沙漠，心中有一片遺落的風景。只聽聞人們說，每隔幾年，此地會降下雨水，沙漠中會開起遍地的純白小花。

陸、在歸途上

旅程的結束：片刻的、最終的、被定義的、想望的，在路途上旅程便曾經以各種方式結束過。

一

的的喀喀湖(Titicaca Lake)邊的小鎮，年度盛大的聖女坎特拉芮節慶(Virgen de la Candelaria)正趨高潮，暫時地擱置了旅途疲倦，為尋找寧靜湖邊小鎮的旅人期待。我偶然地造訪了一位當地少年的房間，在裸露水泥牆、陰暗狹小的房內，少年翻出一疊製作品質低劣的盜版光碟，意想不到地播放了鄧麗君的專輯。

二

的的喀喀湖心的孤立小島阿曼塔尼(Isla Amantani)上，純然的生活將我帶進記憶中不值一哂的邊緣，如同黑夜裡的伐木聲，空盪地迴響著。曾經我以為這是我可以一直住下去的地方。

三

在阿根廷東北方，緊鄰巴拉圭邊境的濕地小鎮，我來到自台北的家，穿過地心投影於地球的另一端。這是自始至終，在地理上、幾何上、地表上所能到達離家最遠的地方。而此後我往任何方向踏出去，都是家的方向。

四

數個月後的某天，我因為護照遭竊而被困在秘魯首都利馬——一座城市；以及繁複冗長的行政手續、日漸拮据的財務與興致——一個處境。憂困的日子裡我渴望拋下旅程，回家，卻無法擁有如同離家一樣的自由。我最後懂得旅途終是為了歸途。